

歐洲整合的新葛蘭西學派論述*

李政鴻、余家哲

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摘要

歐洲整合在近 20 年得到顯著成果，包括單一市場、經濟暨貨幣聯盟及中東歐國家加入歐盟。本文從新葛蘭西學派來探討歐洲整合過程，理解整合的驅動力 and 特色。新葛蘭西學派主要是檢視物質力量、制度和觀念等三要素間的辯證關係，以理解世界秩序變動的本質。運用到歐洲整合研究，本文以「執委會－歐洲企業家圓桌論壇－鑲嵌新自由主義」為研究架構，理解這三項要素間的辯證關係如何驅動歐洲整合中的經濟整合與東擴。

關鍵字：歐洲整合、執委會、歐洲企業家圓桌論壇、鑲嵌新自由主義、新葛蘭西學派

* 感謝兩位匿名審查委員的悉心指正與寶貴意見。

壹、前言

歐洲一向被學者視為區域整合的典範，過去研究歐洲整合理論多以 Ernst B. Haas 的新功能主義（neofunctionalism）、Andrew Moravcsik 的自由政府間主義（liberal intergovernmentalism）為主；隨著 1990 年代國關理論由經濟學轉向社會學，亦有學者採用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解釋歐洲整合。前兩者可歸納為理性主義理論，亦即接受經濟學的假設，行為者依據理性來追求最大利益，從國家利益的計算和權力的大小等兩方面理解歐洲整合的過程。建構主義則認為國家偏好的形成不能單純從利益極大化或是權力追逐解釋，而應該是從社會層面所建構的集體共識向外延展（Bohle, 2006: 59）。

首先，Haas 舉歐洲煤鋼共同體（European Coal and Steel Community）為例，說明特定政治團體與制度間互動能驅動整合。歐洲煤鋼共同體能被接受，乃因提供多面向利益，滿足包括企業、政治或勞工團體的基本需求，一旦團體認為傳統國家無法滿足需求、或制定合適政策時，就會轉向尋求聯邦政府的協助，進而補強聯邦政府功能（Haas, 1998: 141-42）。Haas 建構「團體－政黨－各國政府－聯邦政府」互動的圖像，解釋外溢（spill over）的必然性，試圖綜合多元論（pluralism）、團體理論（group theory）、和系統論（system theory），整個過程當中，政治整合及外溢現象為新功能主義最大特色。

然而，Haas 的新功能主義卻無法解釋歐洲整合停滯，其抽象地假設人類為理性、追求效用極大化的個體，這種缺乏歷史基礎的理論前提，暗示外溢現象無可避免。也就是說，新功能主義從經濟理性出發，強調歐洲內部政治動態整合過程，無從理解宏觀結構轉變，諸如全球化以及冷戰結束所造成的影響（Bieler & Morton, 2001a: 13-14）。Haas 爾後承認新功能主義已過時，歐洲整合包括國際、國家及國內不同行為者所交織的網絡，產生的結果並非簡單地依循理性決策，整合理論解釋及預測能力顯然不足。

他建議從議題面向整合研究，甚至認為區域整合理論應附屬在廣泛的相互依賴理論（general theory of interdependence）底下（Haas, 1976: 173-212）。

其次，Andrew Moravcsik 主要反對超國家制度主義（supranational institutionalism）途徑，這種結合新功能主義與國內政治理論的解釋，認為歐洲整合過程是由超國家機構（特別是歐盟執委會（European Commission））¹、歐洲利益團體（歐洲企業家組織）和各國政府精英所共同推動（Sandholtz & Zysman, 1998: 196-98）。不過，Moravcsik 認為整合乃是政府間談判的結果，對外依循最小公約數（lowest-common-denominator）、保護主權（protection of sovereignty）原則，對內則是強調國家自主性（Moravcsik, 2003）²。

Moravcsik 所發展自由政府間主義，目的是修正政府間主義過度偏重國家行為者，其從結合自由主義理論有關國家偏好形成，與政府間主義關於國家間談判的分析。政府官員先匯集國內偏好並將其帶入政府間談判，最後達成的協議反映出國家間的權力關係，這意味超國家組織並無直接影響力（Pollack, 2001: 225）。國家是連結國內和國際層次的中介面，實際上歐洲整合過程為各會員國及申請國間不斷重覆的賽局，自由政府間主義強調國家不斷進行雙層賽局（two-level game）。然而，自由政府間主義的解釋能力仍受到限制，例如利益團體的遊說活動通常被歸為國內層次，忽略跨國行為者能施加的影響力。國家進行協商談判時，談判過程本身雖然重要，但是更重要的部分應是促使談判發生的原因，以及進行議題設定的過程（Bieler & Morton, 2001a: 16-17）。

最後，學者嘗試使用社會建構主義觀點研究歐洲整合。不同於新功能主義和自由政府間主義，此部分尚欠缺具代表性學者和整套論述。例如，

¹ 原先稱為歐洲共同體執委會（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1992年『歐盟條約』生效後改名為歐盟執委會（European Commission）。為避免混淆，本文一律採用通行的執委會用法。

² Moravcsik 從政治領導者、官僚、政黨及經濟功能論（economic functionalism）等四方面，說明德國、法國及英國在『單一歐洲法』談判過程，國家在形塑國內偏好的自主性。

Jeffrey T. Checkel 認為歐洲整合衝擊歐洲國家體系及構成單位，要理解行為者的認同與興趣須動態地從社會學習（social learning）、社會化（socialization）、慣例化（routinization）與規範散佈（normative diffusion）著眼，不像理性主義單純設限在策略或行為（Checkel, 2003: 352）；另外，Hartmut Kaelble 檢閱大量不同體裁的文獻著作，探討 19、20 世紀歐洲自我認識的形成。Kaelble 透過文本分析討論不同作者論述的歷史背景、形成原因和演變，從中尋求歐洲認同的來源（Kaelble, 2005: 20-25）。

建構主義者認為世界政治結構源自於社會內部所形成的共識，更甚於物質基礎，理性主義的世界無政府狀態之假設，其結構特質並非固定的，而是由國家間互動產生的相互主觀性（inter-subjectively）所建構。國家行為不僅受到外在無政府狀態的影響，更可能進一步再影響並強化其結構（Rosamond, 2000: 171-74）。以建構主義解釋歐洲整合，則須發展一套聯結語言、論述（discourse）、規範（norms）及物質能力的概念，來解釋動態的制度演變。更明白的說法是，建構主義在於解釋歐洲區域層次的學習和社會化之過程，與在國家層次上如何運用柔性和規範性的方式進行歐洲化（Checkel, 2003: 355-60; Smith, 1999: 685）。分析層次是建構主義的最大問題，相較理性主義，建構主義確實較難進行實證研究，而是停留在抽象概念的階段。Checkel 就承認建構主義欠缺實證資料，但強調建構主義並非否定理性主義的價值，而是鼓勵兩者間的對話。

然而，理性主義與建構主義解釋歐洲整合會過於偏重「國家中心」（state-centric）或「社會中心」（society-centric）的解釋。本文將以新葛蘭西學派（new Gramscian school）研究歐洲整合的動態過程，希望提供新的理論視野。新葛蘭西學派思想源於義大利思想家 Antonio Gramsci（1891-1937），透過檢視物質力量、制度和觀念等三個要素之間的辯證關係，進而理解世界秩序變動的本質。新葛蘭西學派運用 Gramsci 的文化霸權（cultural hegemony）及歷史集團（historical bloc）之概念，解釋動態的世界秩序，並且破除現存「國家中心」及「社會中心」理論界線。

因此，本文從這新的理論途徑審視歐洲經濟整合與東擴議題。新葛蘭西學派與理性主義整合理論不同之處，在於統整國內、國際與國家、社會等層面，從社會力量的衝突與跨國階級的形成來理解歐洲整合。另外，新葛蘭西學派將「結構——能動者」(structure-agency) 視為辯證關係，脫離實證主義的認識論，將思想視為辯證過程的部份，這部分則和建構主義相似 (Overbeek, 2000: 168-69; Gill, 1993: 28)。

事實上，近 20 年歐洲整合深化和廣化有顯著成果，包括單一市場、經濟暨貨幣聯盟、中東歐國家加入歐盟。本文將新葛蘭西學派的制度、社會力量和意識形態三者運用在歐洲整合中可發現一組對應的要素，亦即「執委會——歐洲企業家圓桌論壇 (European Round Table of Industrialists, ERT) ——鑲嵌新自由主義 (embedded neo-liberalism)³」，本文以此為研究架構，解釋這三項要素之間的辯證關係將如何驅動歐洲整合，除前言外，第二部分探討新葛蘭西學派與歐洲整合研究的內涵與架構，第三部分探討歐洲社會內部形成歐洲歷史集團及推動歐洲經濟整合，第四部份則是歐洲歷史集團與歐盟東擴關係，最後為結論。

貳、新葛蘭西學派與歐洲整合研究

本文嘗試以新葛蘭西學派解釋歐洲整合，透過歷史結構分析的霸權結構與歷史集團，提供與前述主流理論不同的論點⁴。此派思想根源於義大利

³ 透過整合機構、政治領袖及政府間談判過程所進行的研究雖能夠解釋歐洲整合，然而在包含經濟整合、東擴等議題方面，卻無法忽略民間力量，尤其大企業的影響力更不容忽視，文內所提 ERT 影響更甚。對此，相關作者如 Bastiaan van Apeldoorn, Maria Green Cowles, Andreas Bieler, David Morton 在其文章中均提及，而 Cowles 更直指 ERT 在歐洲共同體之議題設定的重要性；此外，前秘書長 Keith Richardson 亦特別撰文強調 ERT 與執委會聯繫密切，所提的政策建言更成為執委會提案的重要參考 (Richardson, 2000)。另外，本文所提新葛蘭西學派學者亦強調意識形態作用，就經濟整合與東擴議題上，鑲嵌新自由主義則是歐洲社會所能接受的最大公約數。

⁴ 國內關於整合理論研究如下：洪德欽 (2003)；盧倩儀 (2003)；曾怡仁 (2004)；曾怡仁、張惠玲 (2000)；黃偉峰 (20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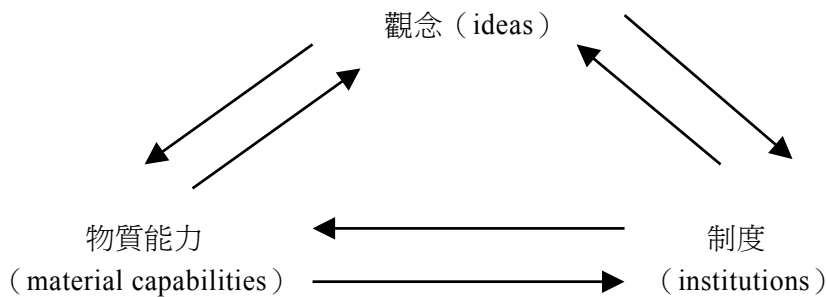
思想家 Antonio Gramsci 的政治理論，經約克大學（York University）教授 Robert W. Cox 進一步詮釋運用在國際關係領域⁵。爾後，如 Stephen Gill、Andreas Bieler、Kees van der Pijl 等學者也採用新葛蘭西學派之研究，進一步探討全球化與區域化的現象。這些相關學者被稱為義大利學派（Italian School）或新葛蘭西學派，方法學上則是歷史唯物主義（historical materialism）。歷史唯物主義的特色為動態辯證關係，反對主客二元對立，認為社會事實應從整體、多維度和非決定論概念來理解，社會生產關係是本體論的基礎（van Apeldoorn, *et al.*, 2003: 33）。

Cox 思想中受 Gramsci 影響最為關鍵的部分是「霸權」，霸權實際上是一種反映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關係的秩序，統治者制定具體制度及傳播無形觀念用以鞏固霸權統治，特別是資產階級，其擁有的價值和規範優於附屬階級、並支配時代的思想與生活方式，構成霸權所必須的基礎（Carnoy, 1995: 80-85）。Gramsci 認為西方統治階級的政治權力基礎並不在國家的強制權力，而是分散地處於制度和公民社會，核心集團是由生產關係導致，結合社會力量和階級治理以締造一霸權秩序。若是霸權統治能力遭受挑戰時，Gramsci 使用消極革命（passive revolution）表示「非霸權」社會，面對潛在活躍群眾及改組的權力關係，實施消極革命乃資產階級霸權衰弱時所採取的一種技術方法（Carnoy, 1995: 93）。統治階級並非狹隘的經濟階級，而是結合不同社會團體的聯盟，稱之為歷史集團。Cox 進一步將霸權擴充為共識基礎，經由國家延展到世界範疇，分析霸權運作制度的起點是生產關係的模式，但並非簡單的經濟化約論，而是包括知識、社會關係、道德與制度等要素間辯證關係。

Cox 使用觀念、物質能力和制度三者之間的辯證關係呈現歷史結構（如圖 1），觀念包括互為主體意義（intersubjective meanings）和集體意象（collective images），前者是一般人所接受的共識、規則或慣例，後者則

⁵ Cox 在 1981、1983 發表兩篇文章，建立新葛蘭西學派的分析架構，Cox 藉由 Gramsci 的霸權、歷史集團等概念解釋世界秩序（Cox, 1981: 126-55, 1983: 162-75）。

為特定團體的意識形態；物質能力包含生產與破壞的潛能，牽涉組織動員、財富和使用技術能力；制度則混合觀念和物質能力，一方面作為不同觀念的戰場，另一方面亦是解決衝突的工具，制度化過程等同於鞏固特定秩序的過程，制度成為霸權的基石，不過霸權不可化約為制度。



資料來源：Cox (1981: 1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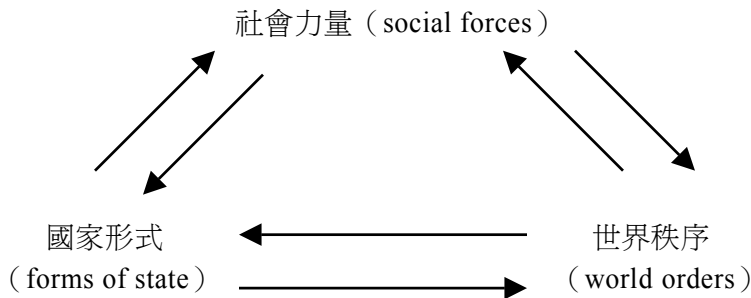
圖 1：新葛蘭西學派歷史結構要素

歷史結構分析是要透過歷史情境理解各要素間辯證關係，此方法又稱為有限的整體，代表人類活動的特定範圍。Cox 進一步運用到人類活動領域，討論社會力量 (social forces)、國家形式 (forms of state) 和世界秩序三者辯證關係 (如圖 2)，生產組織改變引發新的社會力量，導致國家結構重組，並影響世界秩序。全球生產分工現象使國家日益國際化、形成跨國階級，跨國階級所能施加的影響力涵蓋國際和國內層次 (Cox, 1996: 101-12)。所以，理解跨國階級的形成及其影響是洞察世界秩序的關鍵，跨國階級即 Gramsci 所謂的歷史集團⁶，了解其採取何種策略來維護自身利益，以及如何推動以及鞏固霸權結構，就可理解世界秩序變動的本質。

Cox 的學術旨趣在於理解世界秩序，並無特別關注歐洲整合，而是 Andreas Bieler 和 David Morton 等學者將其想法擴展至歐洲整合研究 (Bieler

⁶ Gramsci 所謂的歷史集團乃指國內社會階級的聯盟，Cox 將歷史集團的概念用在全球層次，因此在其作品當中，常會看到跨國階級 (transnational class) 和全球歷史集團。為避免混淆，本文以歐洲歷史集團描述歐盟整合過程中所形成的跨國階級聯盟。

& Morton, 2001b)⁷，試圖建立一非決定論的歷史結構分析。本文認為從 Cox 衍生而出的新葛蘭西學派研究歐洲整合，可從歐洲歷史集團與霸權結構的形成來觀察。歐洲歷史集團非狹隘的經濟階級概念，而是跨部門、領域的連結，其中包含國家政治精英、國際組織管理者、貿易聯盟幹部和跨國企業精英等（Holman, 2001: 165-66）。



資料來源：Cox（1981: 1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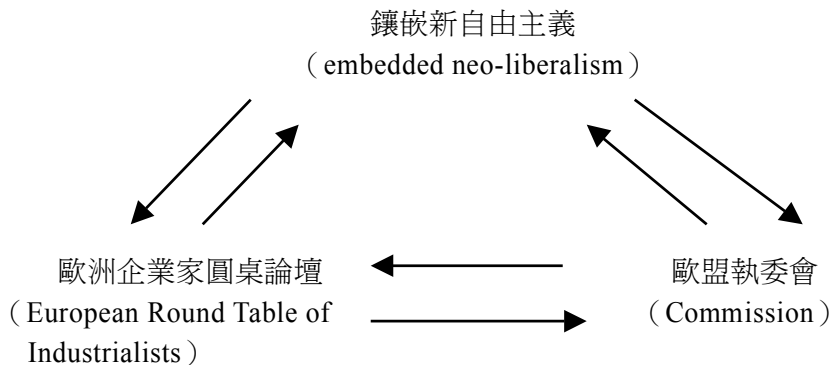
圖 2：新葛蘭西學派歷史結構分析

1980 年代開始，歐洲社會凝聚一股由跨國集團、超國家組織及意識形態信念結合而成的霸權結構，其中最重要的三部分為鑲嵌新自由主義、歐洲企業家圓桌論壇和執委會，分別代表觀念、物質能力及制度，歐洲整合受到這三要素互動關係影響極大（如圖 3）⁸。1983 年成立的 ERT 是最重要的歐洲跨國集團，目前由 45 位歐洲大企業執行長組成，其國內及跨國影響力非一般利益團體可以比擬。執委會具有法案起草的獨特權力，部長理事會或是歐洲議會要求修正法案的門檻極高，換言之，執委會的議題設定

⁷ 兩人合編的 *Social Forces in the Making of the New Europe: the Restructuring of European Social Relations in the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是目前使用新葛蘭西學派研究歐洲整合最為詳盡的論文集，主題包括理論概念及方法論、歐洲跨國資本及生產社會關係、貿易聯盟及新自由整合問題、歐洲整合及新自由主義擴張等四部份。

⁸ 霸權結構的形成乃是新葛蘭西學派所謂歷史偶然，這三個要素間的互動關係推動歐洲整合，尤其在本文所提的經濟整合與東擴議題方面，但並不意謂這三要素在未來整合仍扮演重要角色。

(agenda setting) 能力使其成為歐洲整合的關鍵機構⁹。此外，1980 年代以後主導歐洲整合的意識形態雖為新自由主義，不過 ERT 提出折衷的鑲嵌新自由主義論述，在歐洲層次上透過執委會運作，兩者合作將鑲嵌新自由主義融合在歐洲的整合政策。



資料來源：參閱圖 1、圖 2 後，作者自繪。

圖 3：新葛蘭西學派歐洲整合模式

新葛蘭西學派將歐洲跨國精英、歐洲治理、歐洲整合視為一整體，不偏重特定商業團體或政策領域 (van Apeldoorn, 2005: 95)。由於金融和生產穿越國界，新的跨國社會力量之重要性與日俱增。對跨國部門而言，國界不再是障礙，跨國社會力量可能支持區域整合或合作；相對地，仍依賴國家補助或保護的內部社會力量，則害怕國家自主性受到影響，因而較不支持區域整合 (Bieler, 2005: 465)。歐洲內部兩股衝突的社會力量不斷較

⁹ 『羅馬條約』規定，執委會擁有獨占提案權力，同時可在立法程序中隨時變更提案；『單一歐洲法』賦予歐洲議會與理事會共同立法權限，面臨歐洲議會修正提案，執委會可選擇再審議或是撤銷提案，最後理事會可以條件多數決通過執委會提案、一致決修改執委會之提案、一致決通過議會之修正案、或是未作成決議造成提案失敗；『歐盟條約』則賦予各會員國在刑事事件之司法合作、海關合作、警政合作上有獨立提案權，並在移民、邊界管制、民事事件司法合作等事項與執委會分享提案權，歐洲議會直接與理事會進行修正案協商，執委會的立法角色稍有減弱，但仍可利用撤銷提案權的方式杯葛協商 (王泰銓, 1997: 250-70)。

量，直到 1980 年代，歐洲歷史集團逐漸主導並透過歐體（歐盟）傳播鑲嵌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合法化歐洲霸權結構¹⁰。

叁、歐洲整合的推手——歐洲歷史集團

1958 年，西德、法國、義大利、荷比盧等六國簽署的『羅馬條約』正式生效，規定以 12 年三階段的過渡方式實現單一市場，達成人員、勞務、貨物和資金四大流通的目標¹¹。1970 年代，『羅馬條約』實質成果並不理想，歐洲各國面對美國、日本、東亞新興工業國等競爭壓力，與內部失業率逐年攀高的情況下，歐洲國家擴大非關稅障礙措施，應用在電子、汽車、鋼鐵和農業部門（Hanson, 1998: 58）。若此趨勢持續進行，歐洲內部不但難以完成單一市場目標，更可能會造成民族國家為單位的堡壘群。然而，1980 年代的發展卻是將歐洲推向垂直整合路徑，『單一歐洲法』（1987）及『歐洲聯盟條約』（1992）的施行，將歐洲整合推前一步。

根據新葛蘭西學派分析架構，歐洲整合獲得突破乃是歐洲歷史集團及其霸權推動而成，主要組成爲 ERT、執委會與鑲嵌新自由主義。關鍵三角組合首要因素爲 ERT，1983 年 4 月 6、7 日，17 位歐洲大企業執行長在巴黎的 Volvo 會議室正式成立 ERT（表 1），目的是喚醒各國政府重視歐洲經濟危機。目前 ERT 由 45 位歐洲大企業執行長所組成（表 2），所屬企業年營業額高達 1 兆 5 千億歐元，雇用員工約 450 萬人，在歐洲 18 個國家設立總部（European Round Table of Industrialists, n.d.）。

¹⁰ 歐洲霸權結構主要由 ERT、執委會及鑲嵌新自由主義構成，執委會與 ERT 共同推行符合鑲嵌新自由主義政策，諸如單一市場、經濟暨貨幣聯盟。三者結合目的要推動及合法化歐洲整合，並且進一步鞏固歐洲霸權結構。

¹¹ 請參閱『歐洲共同體條約』第一部分第 6、7 條。

表 1：1983 年歐洲企業家圓桌論壇創始成員

| 姓名 | 企業 |
|--------------------|-----------------------------|
| Umberto Agnelli | Fiat |
| Peter Baxendell | Royal Dutch Shell |
| Cario De Benedetti | Cofide-Cir Group (Olivetti) |
| Wisse Dekker | Philips |
| Kenneth Durham | Unilever |
| Roger Fauroux | Saint-Gobain |
| Pehr Gyllenhammar | Volvo |
| Bernard Hanon | Renault |
| John Harvey-Jones | ICI |
| Olivier Lecerf | Lafarge Coppée |
| Ian MacGregor | National Coal Board |
| Helmut Maucher | Nestlé |
| Hans Merkle | Robert Bosch |
| Curt Nicolin | ASEA |
| Louis von Planta | Ciba-Geigy |
| Antoine Ribound | Danone (BSN) |
| Wolfgang Seelig | Siemens |

資料來源：European Round Table of Industrialists (ERT) ¹²

ERT 是歐洲內部最龐大的社會力量，一般工會、利益團體所締造的影響力無法與之抗衡，其優勢表現在幾個方面：首先，相較於其它跨部門的工會與協會，ERT 成員利益相近，行動靈活較有彈性，由執行長組成 ERT 更能實踐政策；其次，不同於「歐洲工業暨雇主聯盟」(Union of Industrial and Employers' Confederation of Europe, UNICE) ¹³，ERT 能根據自我偏好，

¹² 請參閱 European Round Table of Industrialists(ERT)網站(http://www.ert.be/all_members_since_1983.aspx) (2007/10/17)。

¹³ 1958 年 3 月成立，2007 年 1 月改名「商業歐洲」(BUSINESSEUROPE)，支持歐洲整合。商業歐洲由各國產業公會組成，目前具有 36 個會員，不過內部複雜的利益糾葛，使得商業歐洲難以凝聚共識，其造成的影響力難以和 ERT 相比。

表 2：歐洲企業家圓桌論壇成員¹⁴

| 姓名 | 企業 | 國籍 | 參與年份 |
|---------------------------------------|---------------------------|-----|------|
| Jorma Ollila Chairman | Nokia | 芬蘭 | 1997 |
| Leif Johansson Vice-Chairmen | AB Volvo | 瑞典 | 2002 |
| Peter Sutherland | BP | 英國 | 1997 |
| Paul Adams Vice-Chairmen | British American Tobacco | 英國 | 2005 |
| César Alierta Izuel | Telefónica | 西班牙 | 2001 |
| Nils S. Andersen | Carlsberg | 丹麥 | 2001 |
| Belmiro de Azevedo | SONAE, SGPS | 葡萄牙 | 2004 |
| Jean-Louis Beffa | Saint-Gobain | 法國 | 1986 |
| Wulf Bernotat | E.ON | 德國 | 2003 |
| Franz Humer | F. Hoffmann-La Roche | 瑞士 | 2001 |
| Henning Kagermann | SAP | 德國 | 2004 |
| Gerard Kleisterlee | Royal Philips Electronics | 荷蘭 | 2001 |
| Thomas Leysen | Umicore | 比利時 | 2003 |
| Gary McGann | Smurfit Kappa Group | 愛爾蘭 | 2006 |
| Gérard Mestrallet | Suez | 法國 | 2000 |
| Hans Wijers | Akzo Nobel | 荷蘭 | 2003 |
| Jacob Wallenberg | Investor AB | 瑞典 | 2005 |
| Zsolt Hernádi | MOL | 匈牙利 | 2002 |
| Antti Herlin | KONE Corporation | 芬蘭 | 2007 |
| Jürgen Hambrecht | BASF | 德國 | 2007 |
| John Elkann | Fiat | 義大利 | 2005 |
| Ben Verwaayen | BT Group | 英國 | 2004 |
| Jeroen van der Veer | Royal Dutch Shell | 荷蘭 | 2004 |
| Bülent Eczacıbaşı | Eczacıbaşı Group | 土耳其 | 2003 |
| Thierry Desmarest | TOTAL | 法國 | 1997 |
| Jean-François van Boxmeer | Heineken | 荷蘭 | 2005 |
| Paul Skinner | Rio Tinto | 英國 | 2005 |
| Rodolfo De Benedetti | CIR | 義大利 | 2006 |
| Dimitris Daskalopoulos | Vivartia | 希臘 | 1998 |
| Louis Schweitzer | Renault | 法國 | 1995 |
| Manfred Schneider | Bayer | 德國 | 1994 |
| Paolo Scaroni | Eni | 義大利 | 2005 |
| Wolfgang Ruttensstorfer | OMV | 奧地利 | 2002 |
| Gerhard Cromme | ThyssenKrupp | 德國 | 1992 |
| Bertrand Collomb | Lafarge | 法國 | 1989 |
| Patrick Cescau | Unilever | 英國 | 2007 |
| Antonio Brufau | Repsol YPF | 西班牙 | 2005 |
| John Rose | Rolls-Royce | 英國 | 2003 |
| Eivind Reiten | Norsk Hydro | 挪威 | 2002 |
| Martin Broughton | British Airways | 英國 | 2001 |
| David Brennan | AstraZeneca | 英國 | 2007 |
| Benoît Potier | Air Liquide | 法國 | 2007 |
| Manuel Pizarro | Endesa | 西班牙 | 2005 |
| Peter Brabeck-Letmathe | Nestlé | 瑞士 | 1999 |
| Carlo Bozotti | STMicroelectronics | 義大利 | 2006 |
| Aloïs Michielsen | Solvay | 比利時 | 2006 |
| Wim Philippa Secretary General | | | |

資料來源：European Round Table of Industrialists (ERT)¹⁵

¹⁴ 此表所列為目前 ERT 成員名單，參與年份為該位執行長加入時間，非指該企業加入時間。

¹⁵ 請參閱 European Round Table of Industrialists (ERT) 網站 (http://www.ert.be/all_members)

自由地設定政治優先順序；第三，ERT 成員所代表的產業規模與經濟影響力，遠超過其它利益團體；最後，ERT 具有獨特精英特質，使其超越狹隘的遊說或利益團體¹⁶。

在關鍵三角組合中的制度為執委會，其提議法案的獨特權力遠非其它機構能比。執委會前身為歐洲煤鋼共同體重要機構——高級公署（High Authority），1967 年 7 月歐洲共同體（European Community）通過『合併條約』（*Merger Treaty*），將歐洲煤鋼共同體的高級公署，以及歐洲經濟共同體暨歐洲原子能共同體的執委會，合併成為單一的執委會。執委會的職能雖有所變化，基本上仍依據『羅馬條約』第 155 條規定的職能，主要負責新法案研究和提議，並執行理事會通過的規則（宋燕輝，2003：226）。執委會雖不具備最後決策權力，卻因擁有法案起草權力與出席各階段立法之過程，而實質影響立法進度和內容，確保立法過程符合組織偏好及利益（Nugent, 2000: 7）。

ERT 成立時，負責工業暨單一市場的執委 Etienne Davignon 和負責經濟暨貨幣事務的同僚 Francois-Xavier Ortoli 蒞臨成立大會，於會中首次展開 ERT——執委會的意見交流。1983 年 6 月 1 日，ERT 在荷蘭阿姆斯特丹的第二次會議確立組織章程與財政架構，此後每年集會兩次來決定工作計畫、設定議題優先順序和組成專門團體執行任務，會議為共識決；此外，由前任主席、現任主席及兩位副主席與五位遴選成員組成「指導委員會」（Steering Committee），於集會中提出 ERT 活動的檢討報告及建議（European Round Table of Industrialists, n.d.）。

甚至在 ERT 成立之前，時任執委會副主席的 Etienne Davignon 即有與大企業合作之經驗¹⁷。ERT 成立後，歐洲企業的力量進一步整合，所代表

_since_1983.aspx) (2007/9/19)。

¹⁶ ERT 成員具有強烈的精英意識，認為自己和利益團體不同，而是代表整個歐洲利益，其想法可由 ERT 前主席 Wisse Dekker, Jérôme Monod 及 Helmut Maucher 接受訪問或信件內容看出（Apeldoorn, 2000: 160-65）。

¹⁷ 1979 年，以 Davignon 為首的執委會官員與歐洲 12 大電子企業代表舉行圓桌論壇，主

的龐大經濟力將能更有效地轉成政治力。為散佈理念，位於布魯塞爾的 ERT 辦公室定期針對特定主題印製書面報告，並經常遞送信件或公報給個別政治人物或是組織（如部長理事會、高峰會），表達支持或反對的意見¹⁸。更具威力的是面對面的溝通，ERT 前秘書長 Keith Richardson 認為執行長們與重要政治人物、決策者之間面對面交談最有效，ERT 成功的關鍵是「管道」(access)：

「管道」意謂能打電話給德國總理 Helmut Kohl，建議他閱讀某份報告；

「管道」又意謂英國首相 John Major 來電致謝，感謝 ERT 的觀點；

「管道」或意謂瑞典申請加入歐盟前，能與瑞典總理共用午餐 (Doherty & Hoedeman, 1994)。

在歐洲層次，ERT 代表每年兩次定期和執委會主席會面，並不定期地與特定執委會面，而某些轉任企業執行長的退休執委成為聯繫 ERT 與執委會的重要管道¹⁹。而國家層次，ERT 經由個別成員實踐政策，如透過與理事會輪值主席與重要官員的餐會表達主張 (van Apeldoorn, 2000: 164-65)。小型貿易聯盟、商業團體與環保團體往往需等待數星期，才可能與布魯塞爾官員見上一面，ERT 卻能把政治接觸管道轉變為常態性，其它遊說團體就這點而言實難望其項背 (Doherty & Hoedeman, 1994)。

執委會與 ERT 建立起夥伴關係並且主導歐洲整合的發展，在 Jacques

旨為促進歐洲資訊產業發展。該論壇主導日後執委會所設立的「歐洲資訊科技研發策略計畫」(European Strategic Programme fo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SPRIT)，電子企業認為這可擴大經濟規模及分擔研發成本而有利企業發展，遂支持執委會之提案，並向各國政府施壓，將一向由國家主導的資訊政策權力移轉至布魯塞爾 (Lawton, 2000: 134-38)。

¹⁸ ERT 經常提出關於歐洲整合的建言，重大報告如「重塑歐洲」、「更大單一市場」、「開啓歐盟擴大的商業契機」等，內容通常呼應執委會的白皮書或是報告案，信件或公報則常選在高峰會議前發布，以表達其立場。

¹⁹ 例如 Peter Sutherland 卸任後轉任 BP 執行長；Etienne Davignon 卸任後轉任比利時興業銀行；Xavier Ortolí 卸任後轉任法國石油公司 Total。

Delors 擔任執委會主席期間（1985-1995）達到最高峰。曾在 Delors 領導下的執委 Peter Sutherland 表示：「ERT 與執委會間存在互賴關係，ERT 的權力相當龐大，甚至必要時能夠直接當面對各國領袖進行遊說，而執委會所擁有的倡議權能夠滿足 ERT 政策需求」（van Apeldoorn, 2000: 164-65）。

1985 年 6 月份 ERT 所發表〈改變規模〉（“Changing Scales”）之評論，即依據 Philips 執行長 Wisser Dekker 計劃與〈遺漏的連結〉報告書而制定（Cowles, 1995: 514-15）。〈改變規模〉在 56 頁的內容中，分別從市場、基礎建設、科技、就業、環境和金融等領域讚揚歐洲整合的優勢。在市場領域的評論內容提出 5 年行動計畫²⁰，建議在 1990 年實現歐洲單一市場。Delors 相當重視 ERT，他在 3 月份邀請 ERT 成員和執委會進行會議，在全程錄音情況下，談論 ERT 目標。ERT 秘書和執委密切接觸，甚至 6 月份 ERT—執委會正式會議前，Pehr Gyllenhammar 在私下與 Delors 會面，討論會議相關細節安排（Cowles, 1995: 514-15）。

1985 年 6 月米蘭高峰會前，Delors 執委會提出《完成內部市場》（*Completing the Internal Market*）白皮書，大力宣揚透過制度改革以達成單一市場。然而，執委會白皮書卻和 ERT 評論內容相似度極高，差異僅在時間表²¹。白皮書的起草與制定工作是由執委 Lord Cockfield 及其三位成員負責，Cockfield 事後坦承白皮書內容受到 ERT 評論影響，Delors 在 1993 年接受電視專訪時亦承認，ERT 持續施壓是單一市場背後主要驅動力之一（Doherty & Hoedeman, 1994）。

身為執委會主席的 Delors，雖非政府首長而不具備投票資格，僅能列席參與，卻在會議期間利用職權向當時輪值主席義大利總理 Bettino Craxi 施壓，迫使會議進行重大表決（Dinan, 2000: 255-56）。最後，在 Delors 推動下，1985 年 12 月盧森堡高峰會通過『單一歐洲法』（*Single European*

²⁰ 包括促進貿易計畫（Programme for Trade Facilitation）、附加價值稅計畫（Programme for VAT）、標準化計畫（Programme for Standardisation）及政府採購計畫（Programme for Government Procurement），各計畫均有實行步驟與時間表。

²¹ 執委會白皮書計劃於 1992 年完成單一市場，ERT 則希望提早在 1990 年完成。

Act)，並於翌年2月正式簽署，1987年7月1日正式生效²²。

為實現聯邦歐洲目標，Delors 在馬德里和史特拉斯堡高峰會上積極遊說，促成 1989 年召開政府間會議討論歐洲貨幣聯盟事宜（Dinan, 2000: 256-57）。此外，ERT 成員在 Dekker 帶領下成立「內部市場支持委員會」（Internal Market Support Committee, IMSC），性質類似看守團體，目的為監督及向各國政府施壓，確保執委會白皮書事項能夠進行（Cowles, 1995: 518-19）。同時，企業界以 ERT 成員 Fiat、Philips、Siemens、Total 為核心組成「歐洲貨幣聯盟協會」（Association for European Monetary Union），作為支持 Delors 執委會貨幣政策的組織。協會成員與 Delors 的執委會密切接觸，於 1988 年 4 月出版歐洲貨幣聯盟藍圖，詳列各項細則和時間表，並在 6 月高峰會議舉行之前，以公報的方式公開支持歐洲中央銀行之成立（van Apeldoorn, 2000: 170）。1991 年 12 月，荷蘭馬斯垂克舉行的高峰會通過『歐洲聯盟條約』（*Treaty on European Union*），在經濟暨貨幣聯盟部分完全採納 1989 年 Delors 報告為藍圖，設定實施具體內容和時間表。

ERT 與執委會聯手推動整合的深化進程，並非僅依賴一套固定的觀念或意識形態。檢視 ERT 與執委會所發表的書面報告，內容以降低各國政府干預、解放市場力量、提高歐洲企業的競爭力為主軸，具備新自由主義特色；另一方面，報告所制定完成內部市場的目標，卻隱含著透過新重商主義的保護措施來保衛歐洲企業面對美、日的競爭²³。實際上，新重商主義與新自由主義衝突的根源來自於企業的歐洲或全球傾向，歐洲派（Europeanist）企業亦可能具有跨國規模，但是主要依賴歐洲市場，與歐洲外的對手競爭，因而較支持新重商主義方案；全球派（Globalist）的企業由跨國資本組成，依賴全球市場而較支持新自由主義方案（van Apeldoorn, 2001: 77）。ERT 歐洲派與全球派成員的結構變動影響其支持何種方案，1980

²² 『單一歐洲法』的重要指標為：1992 年前完成歐洲單一市場、部長理事會表決改為多數決、歐洲議會擁有部分立法權、設立秘書處以輔助外交。

²³ 實際上 ERT 對參加成員資格限制就相當具有保護主義色彩，美國在歐洲不乏大企業分布，例如 IBM、FORD 等，但因美商背景而不得加入 ERT。

年代早期 ERT 較偏重新重商主義，尤其在 Unilever、Shell、ICI 等全球派企業退出之後更為明顯。1988 年之後，ERT 立場轉向新自由主義，除了 Shell、Unilever、BP、La Roche 和 Bayer 等企業再度加入 ERT，原屬歐洲派的企業亦逐漸轉型為全球派企業（van Apeldoorn, 2001: 79-80）。Kees van der Pijl 將歐洲資本區分成三種取向：全球資本，面對全球市場和全球對手；歐洲—全球資本，以歐洲為基地面對全球市場；歐洲資本，建立歐洲堡壘（Van der Pijl, 2001: 190）。歐洲大企業中，當時具備 ERT 成員資格者多屬於全球資本（Royal Dutch Shell, BP, Nestlé），或者是不排斥全球競爭的歐洲—全球資本（Siemens, Fiat, Unilever, Philips）。換言之，這些大企業在 ERT 內部支持新自由主義方案是符合企業之利益。

事實上，ERT 發佈的報告由新重商主義與新自由主義交織而成，1991 年發表的《重塑歐洲》（*Reshaping Europe*）報告書即是如此（European Round Table of Industrialists, 1991）。Bastiaan van Apeldoorn 認為 ERT 的策略與方案是訴諸更廣泛的認同，結合新重商及新自由兩者所形成的鑲嵌新自由主義，強調全球性市場力量與自由性跨國資本。雖然市場與國家、社會制度是兩個不同的邏輯，但不表示自由放任就沒有限制，「鑲嵌」（embeddness）的用意是承認限制之存在，並願意接受妥協方案。簡言之，ERT 內部新自由主義佔上風的情況下，仍需尋求和新重商主義、社會民主等社會力量妥協之方案²⁴，鞏固既存的霸權結構（van Apeldoorn, 2001: 83）。

肆、歐洲歷史集團與歐盟東擴

歐洲內部整合邁向新里程之際，國際局勢亦隨東歐國家民主化、德國統一和蘇聯解體而產生鉅變。面對東歐新變局，執委會擔任推動西方援助

²⁴ 例如 ERT 對於「補助改革」（pension reform）就採取謹慎態度，不敢貿然偏向新自由主義，反對歐洲國家既有的社會福利政策。ERT 於報告書當中強調勞工福利的重要，但也反對諸如縮短工時、提前退休制度等政策，提及雇主、勞工之間為夥伴關係，提升企業競爭力有益全體人民福祉。

最重要的角色。1989年7月於巴黎舉行的G7高峰會議，西德總理Hulmut Kohl提議並堅持由歐體執委會研擬合適方案，促進歐體與中東歐國家互動。實際上，Delors5月份訪美時就已經和Bush總統談妥內容，G7的決議是建立在兩人的共識（Mannin, 1999: 8）。於是，執委會9月份提出「法爾計畫」（Phare Program），起初僅針對波蘭與匈牙利，當12月份歐洲高峰會及G24部長理事會決議後，該計畫適用範圍擴及其它中東歐國家。直至1991年為止，執委會與匈牙利及其他中東歐國家已簽署貿易暨合作協議，著重在經濟而非政治的敏感議題，達成有限的貿易自由化（Papadimitriou, 2002: 24）。

起初，歐洲歷史集團對中東歐國家立場僅止於經貿關係，尚未考慮讓這些國家加入歐盟。就執委會而言，法爾計畫在第一階段的主要任務是提供技術支援，執委會與中東歐國家所簽訂雙邊的『歐洲協定』（*European Agreements*）輔助前者，目的在於5年內逐步降低關稅，並在10年內達成自由貿易區等。Delors於1991年1月在歐洲議會演說時就提到，紮根中東歐國家政治民主與市場經濟有利於雙方利益，但不認為中東歐國家應在短期內加入（Papadimitriou, 2002: 30-31）。就ERT而言，重心仍是整合內部完成單一市場，增加成員國可擴大市場規模並有助於企業利益，不過ERT報告書內容對擴大採保守態度，除將自由貿易區國家（EFTA）列為首波可能新成員外，對中東歐國家則是強調內部制度的優先改革，未明確規劃中東歐國家加入歐盟的日期（*European Round Table of Industrialists*, 1991: 48-50）。

就意識形態而言，歐盟東擴議題混合著鑲嵌新自由主義及新自由主義兩種意識形態：鑲嵌新自由主義成為歐盟內部歷史集團指導原則，而新自由主義則填補中東歐國家真空之意識形態。執委會在執行法爾計畫或是『歐洲協定』內容時，必須顧慮到國內社會的反應，換言之，歐盟以解除管制（*deregulation*）等新自由主義政策指導中東歐國家改革同時，歐盟對內則要符合鑲嵌新自由主義以克服內部對東擴的阻礙，歐盟在敏感部門或是品

項設置進口門檻，例如對鋼鐵、紡織、農業等產品數量設限，歐盟會員國對人員流通亦設限制等措施均如此。另一方面，中東歐國家改革者主要為知識份子和社會精英，改革精英的社會鑲嵌基礎相當脆弱，單憑己力想要渡過轉型的失敗風險相當高。因此，當中東歐國家內部社會主義瓦解後，改革精英急需要西方外力援助來穩定國家，除爭取世界貨幣基金會、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援助外，並以「回歸歐洲」(return to Europe) 為主軸親近歐盟，西方經濟的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成為最佳選項 (Rupert, 1993: 76)。

東西方經貿關係越緊密，就越需要穩定的制度。雙方經貿往來逐年升溫，早期西歐跨國公司和中東歐企業間是承包關係，直接投資金額並不高，不大需要穩定的制度架構即可運作，因此歐洲協定所包含的法規就足以應付。然而，隨著流入外資金額的增加 (表 3)，尤其是重工業、金融及電信產業等投資，或是在中東歐國家設立子公司，利用當地較便宜的勞工及技術，以增加企業本身在全球的競爭力 (Bohle, 2006: 72)，現存制度就不足以確保外資在中東歐國家的利益。對西歐跨國企業 (尤其是 ERT 成員) 而言，歐盟與中東歐國家直接締結條約最能夠確保其利益，這左右著西歐企業對歐盟東擴的態度。ERT 對中東歐國家的興趣從單純貿易往來，進一步提升至歐盟東擴議題，亦即關注重點是如何制定符合其利益的入盟條件。

表 3：國外直接投資中東歐國家金額 (1997-2001)

| | 1997 | | 1998 | | 1999 | | 2000 | | 2001 | |
|-------|--------|----------|--------|----------|--------|-------|--------|----------|--------|----------|
| | 百萬歐元 | 佔 GDP 比例 | 百萬歐元 | 佔 GDP 比例 | 百萬歐元 | | 百萬歐元 | 佔 GDP 比例 | 百萬歐元 | 佔 GDP 比例 |
| 保加利亞 | 445 | 4.9 | 479 | 4.2 | 723 | 保加利亞 | 445 | 4.9 | 479 | 4.2 |
| 塞浦路斯 | 433 | 5.8 | 237 | 2.9 | 642 | 塞浦路斯 | 433 | 5.8 | 237 | 2.9 |
| 捷克 | 1,148 | 2.5 | 2,416 | 4.8 | 4,792 | 捷克 | 1,148 | 2.5 | 2,416 | 4.8 |
| 愛沙尼亞 | 235 | 5.8 | 513 | 11.0 | 284 | 愛沙尼亞 | 235 | 5.8 | 513 | 11.0 |
| 匈牙利 | 1,928 | 4.8 | 1,815 | 4.3 | 1,849 | 匈牙利 | 1,928 | 4.8 | 1,815 | 4.3 |
| 立陶宛 | 313 | 3.7 | 826 | 8.6 | 456 | 立陶宛 | 313 | 3.7 | 826 | 8.6 |
| 拉脫維亞 | 460 | 9.3 | 318 | 5.8 | 352 | 拉脫維亞 | 460 | 9.3 | 318 | 5.8 |
| 馬爾他 | 71 | 2.4 | 238 | 7.6 | 830 | 馬爾他 | 71 | 2.4 | 238 | 7.6 |
| 波蘭 | 4,328 | 3.4 | 5,677 | 4.0 | 6,821 | 波蘭 | 4,328 | 3.4 | 5,677 | 4.0 |
| 羅馬尼亞 | 1,071 | 3.4 | 1,812 | 4.8 | 977 | 羅馬尼亞 | 1,071 | 3.4 | 1,812 | 4.8 |
| 斯洛文尼亞 | 414 | 2.6 | 178 | 1.0 | 78 | 斯洛文尼亞 | 414 | 2.6 | 178 | 1.0 |
| 斯洛伐克 | 154 | 0.8 | 504 | 2.6 | 306 | 斯洛伐克 | 154 | 0.8 | 504 | 2.6 |
| 土耳其 | 710 | 0.4 | 838 | 0.5 | 763 | 土耳其 | 710 | 0.4 | 838 | 0.5 |
| 總數 | 11,711 | 2.4 | 15,852 | 3.0 | 18,872 | 總數 | 11,711 | 2.4 | 15,852 | 3.0 |

資料來源：European Commission (2003: 36)。

1993年6月，歐盟在丹麥哥本哈根舉行的高峰會議通過新會員國加入條件，歐洲歷史集團初步達成東擴的共識²⁵。哥本哈根標準成爲歐盟東擴政策之基調，由執委會負責執行與評估東擴工作。就本質而言，哥本哈根標準並非一套清晰明確的驗證工具，執委會擁有絕對的詮釋權力。執委會製作的年度報告常引起中東歐國家內部公共討論，執政者可藉歐盟報告抵擋國內反對改革的意見，執委會同樣藉報告指導改革，如1999年10月執委會就建議延緩羅馬尼亞及保加利亞的入盟談判，迫使羅馬尼亞改善兒童照護制度與保加利亞關閉 Kozloduy 核電廠。執委會既是中東歐國家的援助者，也是指導者，雙重角色之任務皆爲幫助中東歐國家順利渡過民主政治和市場經濟之轉型（Grabbe, 2002: 251-63）。

ERT 從 1997 年開始就不斷地遊說歐盟加速擴大腳步，並鼓吹透過歐盟制度改革來達成目標。ERT 幾個針對東擴的報告書，如〈東西雙贏的商業經驗〉（The East-West Win-Win Business Experience）（European Round Table of Industrialists, 1998）、〈開啓歐盟擴大的商業契機〉（Opening Up the Business Opportunities of EU Enlargement）（European Round Table of Industrialists, 2001）²⁶，或是致高峰會公開信函〈一個更強大的歐洲〉（A Stronger Europe, Dec. 4, 2001）等，從商業角度強調東擴對雙方的益處，將東擴視爲加大市場範圍和提高競爭力，運用結合歐洲單一市場與競爭力的策略強化說服能力。具體而言，ERT 的策略運用是廣泛定義利益，而非侷限在個別組織的利益，藉以爭取個人、社會團體、組織、國家及歐盟的支持。

歐洲歷史集團依據『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主張的新

²⁵ 又稱爲哥本哈根標準（*criteria*），要求歐盟新成員國必須符合以下三項條件：（一）確立民主、法治原則和人權等制度穩定，以及尊重暨保護少數人；（二）除具有市場經濟功能外，新會員國須有能力面對歐盟的競爭壓力及市場力量；（三）新會員國須承擔會員義務，包括堅定歐盟的政治、經濟和貨幣聯盟目標（European Commission, 2006: 13）。

²⁶ ERT 以 16 個成員企業赴中東歐投資的個案報告，說明歐盟東擴對有助於雙方商業利益。

自由主義指導原則²⁷，幫助中東歐國家克服入盟障礙。執委會從 1999 年著手「雙生計畫」(Twinning Program)，借調歐盟會員國公務人員到中東歐國家政府與民間等機構，以顧問方式協助中東歐國家改革制度和提升組織能力，所需經費全由法爾計畫支付，並委由執委會管理；另一方面，ERT 從 1998 年開始陸續在匈牙利、羅馬尼亞與保加利亞等國成立「商業擴大會議」(business enlargement councils)，分別由 ERT 的 Shell、Suez 及 Solvay 企業主導，成員包括 ERT 代表、當地公司高階主管、當地政府高級官員與執委會代表 (European Round Table of Industrialists, 1998: 23)。扮演聯繫角色的商業擴大會議是要加速歐盟東擴。執委會和 ERT 開始以行動支持歐盟東擴，共同努力以提升中東歐國家加入歐盟的可能性。

綜上所述，歐盟東擴過程並非一開始就相當順利，無論執委會或是 ERT 並無立即將中東歐國家納入歐盟的意願。直到 1997 年，ERT 與執委會不斷提高歐盟東擴的強度後，歐洲歷史集團才在這階段達成歐盟東擴的共識。當然，中東歐國家改革精英與新資產階級推動歐盟東擴功不可沒²⁸，為維護現有政經改革成果，精英與新階級願意接受歷史集團之意識形態，甚至加入歷史集團，共同推動國家內部制度改革以符合入盟條件。換言之，歐洲歷史集團規模的擴大成為歐盟東擴之基礎。

2003 年歐盟東擴的時機成熟。首先，歐盟會員國爭執不休的制度改革問題在 2 月正式生效的『尼斯條約』獲得解決，歐盟東擴後所產生的結構性問題將不會造成組織運作之困難²⁹；其次，歐盟與中東歐國家入會談判

²⁷ 『華盛頓共識』是 1989 年拉美發生金融危機時，美國國際經濟研究所邀請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會、美洲開發銀行、研究人員、拉美國家代表等齊聚華盛頓，提出一套解決方案，內容包括財政、貨幣、產業、貿易及資本等政策。

²⁸ 這裡所指的新經濟階級為中東歐國家採行資本主義政策後，企業民營化及放寬投資後所產生的新階級。

²⁹ 『尼斯條約』因應歐盟擴大所作的結構改革包括：1.重新計算加權票數及通過門檻。2.調整歐洲議會席次及歐洲政黨之籌組。3.確立執委會委員之配額及其主席權力 (藍玉春，2004：77-80)。

在 2002 年底完成，並簽署『入盟條約』（*Accession Treaties*）³⁰，僅剩下歐盟國家及候選國分別批准的程序；第三，前荷蘭總理 Wim Kok 在 3 月份應執委會之託提出《寇克報告》（*The Kok Report*）成爲重要的說帖，目的是確保東擴不會遭致會員國否決³¹。最後，歐盟及中東歐國家分別通過條約，決定 2004 年 5 月 1 日增加 10 國，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也在 2007 年 1 月 1 日獲准加入，歐盟由 15 國擴大至 27 國。

歐盟東擴是歐洲歷史集團繼單一市場與經濟暨貨幣聯盟後的重要成就，甚至是結合前兩者才能夠達成。ERT 及執委會對東擴所採行的策略傾向新自由主義，不過在意識型態上卻須考量歐洲社會獨特性而與社會福利政策妥協，對歐盟內部仍以鑲嵌新自由主義爲主。爲獲取更多數的支持，歐洲歷史集團在推動東擴的同時，亦不斷膨脹自己勢力，吸收中東歐國家的政治精英和企業領袖。然而隨著東擴增加 12 個新會員國，歐盟多層次治理的複雜性更高，歐洲歷史集團結合意識形態所建立的歐洲霸權結構的脆弱性開始顯現。

伍、結論

從新葛蘭西學派的研究架構分析而言，歐洲整合未來將面臨兩大問題：霸權結構的脆弱性，與歐盟治理所缺乏的正當性。

首先，「ERT——執委會——鑲嵌新自由主義」爲核心的霸權結構並非鐵板一塊，各自內部意見就相當分歧。如前所述，歐洲跨國企業加入 ERT 主要考量本身利益，ERT 的主張若與企業利益衝突時，歐洲跨國企業將選擇退出或企圖改變論壇主張，文中的全球派或歐洲派企業衝突即爲一例；

³⁰ 歐盟從 1998 年 3 月正式開始和 6 個候選國進行入盟談判，首波國家包括捷克、愛沙尼亞、匈牙利、波蘭、斯洛文尼亞及塞浦路斯。1999 年 10 月後，保加利亞、拉脫維亞、立陶宛、馬爾他、羅馬尼亞及斯洛伐克加入談判。

³¹ 執委會認爲《寇克報告》是歐盟第五次擴大成功的關鍵，內容分成五部分：制度、經濟、公民安全、鄰近政策及世界角色等。

再者，執委會內部不同總署之間存在的根本政策利益衝突，常需要主席出面調停，如競爭署和金融署的政策就常和農業署和社會暨就業署衝突，兩者常爭執產業保護與自由開放程度，但在歐洲跨國企業的支援下，競爭署和金融署經常佔上風；至於意識形態部分，試圖調和新重商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的鑲嵌新自由主義看似合理，但從歐盟及各個會員國採行的政策觀之，新自由主義已逐漸成爲趨勢。

就歐盟治理是否具正當性而言，本文不擬討論歐盟民主赤字及治理正當性，僅從新葛蘭西學派研究歐洲整合的角度理解基本問題：誰從整合過程獲利與失利？歐盟並非國家，歐洲歷史集團在多層次治理情況下影響力漸增，並且主導歐盟公共政策的制定，其跨國界聯盟特色，衝擊歐洲統合主義（corporatism）的政治傳統。如此霸權結構下，歐洲跨國企業獲致的政治管道明顯優於其它社會團體，其利益理所當然能快速反應到政治領導者。

另外，歐盟東擴的具體時程與內容被歐洲歷史集團所控制，令人忽略東擴過程是原歐盟國家和中東歐國家不平等地位的事實。中東歐國家必須竭盡能力滿足哥本哈根標準，鑲嵌新自由主義僅適用於歐盟國家內部。易言之，協調工資、價格、擴大公共投資及社會福利等政策居於次要位置。歐盟官方或是企業對中東歐國家增加投資與援助的最大成果，就是將中東歐國家納入西歐經濟體系時，讓歐洲歷史集團成爲最大獲利者。

新葛蘭西學派並不是要提供問題解決方案，更無法藉此來預測未來，然而本文尚屬於初探性質，無論是深化或廣化的歐洲整合過程均涵蓋廣泛之範圍，若要細膩地探究歐洲整合的動態過程，則需要更多資料與不同的分析方法。若能進一步研究本文結論所提的問題，相信對歐洲整合研究將有所助益。

參考書目

- Carnoy, Martin (杜麗燕、李少軍譯)。1995。《國家與政治理論》(*The State and Political Theory*)。台北：桂冠。
- Kaelble, Hartmut (柯燕珠譯)。2005。《歐洲人談歐洲——19 與 20 世紀歐洲自我認識的形成》(*Europaer Uber Europa: Die Entstehung des Europaischen Selbstverständnisses im 19. und 20. Jahrhundert*)。台北：左岸文化。
- 王泰銓。1997。《歐洲共同體法總論》。台北：三民書局。
- 宋燕輝。2003。〈執委會〉收於黃偉峰(編)《歐洲聯盟的組織與運作》頁 201-64。台北：五南。
- 洪德欽。2003。〈歐洲聯盟之理論與實踐：方法論之分析研究〉收於沈玄池、洪德欽(編)《歐洲聯盟：理論與政策》頁 1-86。台北：中央研究院歐美所。
- 黃偉峰。2003。〈歐盟政治研究中理論方法之分類與比較〉《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15 卷 4 期，頁 539-94。
- 曾怡仁。2004。〈區域主義研究與國際關係理論〉《全球政治評論》8 期，頁 25-48。
- 曾怡仁、張惠玲。2000。〈區域整合理論與發展〉《問題與研究》39 卷 8 期，頁 53-70。
- 盧倩儀。2003。〈區域整合理論〉收於黃偉峰(編)《歐洲聯盟的組織與運作》頁 67-93。台北：五南。
- 藍玉春。2004。〈歐盟尼斯條約評析〉《問題與研究》43 卷 4 期，頁 73-94。
- Bieler, Andreas. 2005. "European Integration and the Transnational Restructuring of Social Relations: The Emergence of Labor as a Regional Actor?"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Vol. 43, No. 3, pp. 461-84.
- Bieler, Andreas, and Adam David Morton. 2001a. "Introduction: Neo-Gramscian Perspective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and the Relevance to European Integration," in Andreas Bieler, and Adam David Morton, eds. *Social Forces in the Making of the New Europe: The Restructuring of European Social Relations in the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pp. 3-24. New York: Palgrave.
- Bieler, Andreas, and Adam David Morton, eds. 2001b. *Social Forces in the Making of the New Europe: The Restructuring of European Social Relations in the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Palgrave.
- Bohle, Dorothee. 2006. "Neoliberal Hegemony, Transnational Capital and the Terms of the EU's Eastward Expansion." *Capital and Class*, No. 88, pp. 57-86.

- Checkel, Jeffrey T. 2003. "Social Construction and European Integration," in Brent F. Nelsen, and Alexander Stubb, eds. *The European Union: Readings o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pp. 351-60. Boulder, Colo.: Lynne Rienner.
- Cowles, Maria Green. 1995. "Setting the Agenda for a New Europe: The ERT and EC 1992."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Vol. 33, No. 4, pp. 501-26.
- Cox, Robert W. 1981. "Social Forces, States and World Orders: Beyo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M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10, No. 2, pp. 126-55.
- Cox, Robert W. 1983. "Gramsci, Hegemon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 Essay in Method." *M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12, No. 2, pp. 162-75.
- Cox, Robert W. 1996. "Social Forces, States, and World Orders: Beyo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 Robert W. Cox, and Timothy J. Sinclair, eds. *Approaches to World Order*, pp. 85-123.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Doherty, Ann, and Olivier Hoedeman. 1994. "Misshaping Europe: The European Round Table of Industrialists." *Ecologist*, Vol. 24, No. 4 (http://www.itk.ntnu.no/ansatte/Andresen_Trond/finans/others/EU-ecologist-24-2) (2008/5/01).
- Dinan, Desmond. 2000. "The Commission and the Intergovernmental Conferences," in Neill Nugent, ed. *At the Heart of the Union: Studies of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pp. 250-69. New York: Macmillan.
- European Commission. 2003. "The Impact of EU Enlargement on European SMEs." ([http://ec.europa.eu/enterprise/enterprise_policy/analysis/doc/smes_observatory_2003_report6_en.pdf\[0\]](http://ec.europa.eu/enterprise/enterprise_policy/analysis/doc/smes_observatory_2003_report6_en.pdf[0])) (2009/6/17)
- European Commission. 2006. "Enlargement, Two Years After: An Economic Evaluation." (http://ec.europa.eu/economy_finance/publications/publication7548_en.pdf) (2009/6/17)
- European Round Table of Industrialists. n.d. "ERT Structure." (<http://www.ert.be/structure.aspx>) (2007/9/19)
- European Round Table of Industrialists. 1991. "Reshaping Europe." (<http://www.ert.be/doc/0128.pdf>) (2009/6/17)
- European Round Table of Industrialists. 1998. "The East-West Win-Win Business Experience." (<http://www.ert.be/doc/0034.pdf>) (2009/6/17)
- European Round Table of Industrialists. 2001. "Opening up the Business Opportunities of EU Enlargement." (<http://www.ert.be/doc/0038.pdf>) (2009/6/17)
- Gill, Stephen. 1993. "Epistemology, Ontology and the Italian School," in Stephen Gill,

- ed. *Gramsci,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21-48.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rabbe, Heather. 2002. "European Union Conditionality and the Acquis Communautair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23, No. 3, pp. 249-68.
- Hanson, Brian T. 1998. "What Happened to Fortress Europe? External Trade Policy Liberalization in the European Un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2, No. 1, pp. 55-85.
- Haas, Ernst B. 1976. "Turbulent Fields and the Theory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30, No. 2, pp.173-212.
- Haas, Ernst B. 1998. "The Uniting of Europe," in Brent F. Nelsen, and Alexander Stubb, eds. *The European Union: Readings o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pp.145-49. Boulder, Colo.: Lynne Rienner.
- Holman, Otto. 2001. "The Enlargement of the European Union towards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The Role of Supranational and Transnational Actors," in Andreas Bieler, and Adam David Morton, eds. *Social Forces in the Making of the New Europe: The Restructuring of European Social Relations in the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pp. 161-84. New York: Palgrave.
- Lawton, Thomas C. 2000. "Uniting European Industrial Policy: A Commission Agenda for Integration," in Neill Nugent, ed. *At the Heart of the Union, Studies of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pp.131-46. New York: Macmillan.
- Mannin, Mike. 1999. "EU-CEE Relations: An Overview," in Mike Mannin, ed. *Pushing Back The Boundaries: The EU and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pp. 3-30.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 Moravcsik, Andrew. 2003. "The Choice for Europe," in Brent F. Nelsen, and Alexander Stubb, eds. *The European Union: Readings o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pp. 239-53. Boulder, Colo.: Lynne Rienner.
- Nugent, Neill. 2000. "Introduction: At the Heart of the Union," in Neil Nugent, ed. *At the Heart of the Union: Studies of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pp. 1-27. New York: Macmillan.
- Overbeek, Henk. 2000. "Transnational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heories of Transnational Class Formation and World Order," in Ronen Palan, ed.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Contemporary Theories*, pp. 168-83. New York: Routledge.
- Papadimitriou, Dimitris. 2002. *Negotiating the New Europe: The European Union and Eastern Europe*. Burlington: Ashgate.

- Pollack, Mark A. 2001.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European Integration."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Vol. 39, No. 2, pp. 221-44.
- Rosamond, Ben. 2000. *Theories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London: Macmillan.
- Rupert, Mark. 1993. "Alienation, Capitalism and the Inter-State System: Towards a Marxian/Gramscian Critique," in Stephen Gill, ed. *Gramsci,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67-9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andholtz, Wayne, and John Zysman. 1998. "1992: Recasting the European Bargain," in Brent F. Nelsen, and Alexander Stubb, eds. *The European Union: Readings o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pp.195-216. Boulder, Colo.: Lynne Rienner.
- Smith, Steve. 1999. "Social Constructivisms and European Studies: A Reflectivist Critique."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Vol. 6, No. 4, pp. 682-91.
- Richardson, Keith. 2000. *Big Business and the European Agenda*. Brighton: Sussex European Institute.
- Van Apeldoorn, Bastiaan, Henk Overbeek, and Maguns Ryner. 2003. "Theories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A Critique," in Alan W. Cafruny, and Magnus Ryner, eds. *A Ruined Fortress?: Neoliberal Hegemony and Transformation in Europe*, pp. 17-46. Lanham, Md.: Rowan & Littlefield.
- Van Apeldoorn, Bastiaan. 2000. "Transnational Class Agency and European Governance: the Case of the European Round Table of Industrialists." *New Political Economy*, Vol. 5, No. 2, pp. 157-81.
- Van Apeldoorn, Bastiaan. 2001. "The Struggle over European Order: Transnational Class Agency in the Making of 'Embedded Neo-Liberalism'," in Andreas Bieler, and Adam David Morton, eds. *Social Forces in the Making of the New Europe: The Restructuring of European Social Relations in the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pp. 70-92. New York: Palgrave.
- Van Apeldoorn, Bastiaan. 2005. "Transnational Business: Power Structures in Europe's Political Economy," in Wolfram Kaiser, and Peter Starie, eds. *Transnational European Union: Towards a Common Political Space*, pp. 83-106. New York: Routledge.
- Van der Pijl, Kees. 2001. "What Happened to the European Option for Eastern Europe?" in Andreas Bieler, and Adam David Morton, eds. *Social Forces in the Making of the New Europe: The Restructuring of European Social Relations in the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pp. 185-206. New York: Palgrave.

The Discourse of New Gramscian School on European Integration

Cheng-Hung Lee, Hubert Chia-che Yu

Ph.D. Candidate, Institute of China and Asia-Pacific Studies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Kaohsiung, Taiwan

Abstract

European integration had accomplished its distinguishing success in past two decades. In order to explain the EU's development and possible future, integration studies need a theory which can observe and understand its dynamic process. This article analyses European integration's deepening and widening process by using New Gramscian School framework for the sake of understanding integration's driving force and attribute. New Gramscian School understands the world's order's constant change by analysing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among material force, institution and idea.

In contrary to European integration studies, this article uses triangle framework of European Commission, European Round Table of Industrialists and Embedded Neo-liberalism to understand the core driving force behind European integration. In sum, this article finds Commission and ERT allied themselves to be transnational historical bloc, who takes embedded neo-liberalism as ideology, legitimized forming European hegemony structure and dominated European integration's deepening and widening.

Keywords: European integration, European Commission, ERT, Embedded Neo-liberalism, New Gramscian School